

随笔

人生下半场

唐定伟

人生下半场的钟声,是发小给敲响的。那天,我们光着膀子,磕着花生米,吹着啤酒,兴致盎然地侃着球赛,他却不知抽哪门子风般,冷不丁飘了句:“大哥,我们也是打人生下半场了呀。”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发小随口一言,犹如当头一棒,让我顿时从亢奋发热的状态中冷却下来,开始追寻人生下半场的蛛丝马迹。

须臾功夫,答案立显。论年龄,已逾不惑数载,按国人平均寿命80岁计,早已过半。论体感,明显感觉身子骨没之前好使,亚健康状况不时发生,尤其是疲惫感,之前不知倦字咋写,即便数日连轴转工作,只消休息一晚,次日便能满血复活,如今只要加班熬夜时间长点,翌日定会满脸疲惫,哈欠连连,精气神明显亏空。论进取心,早已将昔日的凌云壮志化作今日的柴米油盐……如此这般迹象,均是明确指向:人生下半场敲门来了,是我钝感了。

发小随口一言,同时还激发了我反思:庸庸碌碌的人生上半场,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可下半场才开启,若不用心经营打造,继续重蹈上半场的覆辙,感觉对自己难以交代,有负罪感。如何把握好人生下半场,活出想要的样子,不让自己留有遗憾?我开始思索。

要重校人生坐标。也曾幻想过轰轰烈烈,也曾树立过鸿鹄之志,也曾擘画过宏伟蓝图。只是,在无情现实的反复碾压下,曾经的梦想,如阳光下的泡沫,一个个破灭后,才惊惶般发现,坊间流传的“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在我身上同样适用,自己不过是东坡先生笔下“渺沧海之一粟”中的一粟。而今,四十有五,超不惑五个春秋。余理解不惑为不再迷途,不再犯迷糊。虽说有任正非43岁开始创办华为,姜太公72岁出山辅佐周武王成就霸业的先例可循,但自觉无任正非、姜牙之才,再怀揣春秋大梦,无异于糊涂蛋羹。因而,我将适时驻足,回望上半场的得失成败,公允评估自身能力、资源、家境、出身等诸多现实因素,重新在人生棋局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在权、钱、欲方面,给自己一个现实可行的规划,既不定位太高,又不摆烂放任,以跳起来能摘到的那个桃子作为人生目标。

要学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上半场,光顾着奔跑,有些忽略自身感受,甚至执拗,为难自己。回头想想,很不值当。下半场再蔓延开去,悔之晚矣,毕竟人生是趟单程车,再执迷不悟,就只能等待来生。来生又那么虚无缥缈。要祛除完美主义,学会接受自身的不完美,尤其是一些既定事实的现实状况,比如外观、家境、出身等等,更应坦然接受。要允许自己犯一些小错误,尤其是面对新鲜事物、认知局限时出现的小错误,更不要耿耿于怀。要适当犒劳自己,不再像上半场时那般拒拒搜搜,对自己大度点,吃的,喝的,玩的,适时满足一下自己。

要扛起肩上的担子。人入中年,家里家外,都有重担在肩,都是顶梁柱般的存在。不负责任地摆挑子,于公于私,于己于人,都是懦夫,都是失败者,都是人生耻辱。要自觉强化责任担当意识,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在负重中勇毅前行,毫不犹豫地属于自己肩上的担子揽下来。在单位,要做好本职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工作任务,用良好的工作业绩回报组织和人民。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尊重妻子,育好子女,好好说话,多沟通,少对抗,不内讧,尤其是要注重营造和睦融洽的夫妻关系,发挥好婆媳关系处理中的稳压器作用,打造求同存异、理解包容的家庭环境,避免祸起萧墙。在社会上,要积极履行公民职责,将自身言行置于法纪和伦理道德框架内,搞好社会公德,引导社会良好风尚。

要守住人生底线。多姿多彩的社会,诱惑无处不在。立场稍不坚定,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给自己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作为一名基层公职人员,身边如此案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基本的敬畏意识,成了被权欲、物欲、情欲摆布的提线木偶。要与时俱进增强纪律规矩意识,厘清法纪边界,不做无知者无畏之徒。要始终注意见贤思齐,努力从正面典型中汲取正能量,不断将负能量赶出心灵。要果断地对破纪破法行为说不,上好自己的紧箍咒,努力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尤其是守住饭碗和自由身的人生底线,留住下半场的基本保障。

欢迎光临,我的人生下半场。



小小说

富莲

尹建英

中元节前夕,我梦见奶奶与奶奶的邻居——贾富莲,她们在奶奶生前居住的老厅屋里谈笑风生地制作酒曲。

卖酒曲是奶奶、富莲及村里许多婆娘们干了一辈子的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她们夏天割一种辣蓼草,洗净晾干,用石臼棒槌捣烂,将捣烂的汁液过滤出来,加入米粉搅拌,揉成团后捏成一个个匀称的小丸子,似新鲜蚕茧,放入簸箕或平底托盘中,再准备几粒酒饼,研磨成粉末,将酒饼粉撒在小丸子上,晃动着簸箕或托盘让每个小丸子都均匀地沾上酒饼粉,待发酵完成,晒干就成了酒曲。

富莲小奶奶几岁,不到一米五的身高,精瘦精瘦,三七分短发夹个黑色的发夹,一双丹凤眼,滴溜溜泛着灵泛的光。富莲的丈夫在分田到户不久病逝,留下一屁股债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及八十岁的老母亲。四十岁不到的富莲守着支离破碎的家与十几亩山田,起早贪黑操劳,一辈子未再嫁。奶奶看她艰难,于是将做酒曲的手艺手把手地传授给她。富莲机灵,手巧,靠着勤劳与做酒曲的手艺陆续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富莲的风格一点不像她的名字,既不富有也不清廉,时时处处彰显她的“眼浅”(客家方言形容爱占便宜)。左邻右舍对她敬而远之,十里八乡的人凑一块说起富莲,一句“真是眼浅到头哩”,概括了她诸多不脛而走的事。因为这个特点,长大后孩子们与她疏远,大女儿出嫁后,一直少有来往;大儿子因娶她关系水火不容,断了来往;二女儿嫁得远,只有逢年过节见一面;二儿子阿德患有甲亢,一直跟着富莲相依为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想变几个钱不是件容易的事,酒曲是蒸酒的必需品,起初两毛钱一个,后来一块钱两个。富莲用琉璃罐或薄膜纸裹着酒曲,放进竹篮子里,挽在手腕上满街兜卖。河渡村、十都圩每圩必逢,宁岗、县城也偶尔去。那时候的市场基本上是马路市场,水果、蔬菜、肉类、家禽不分区,哪里人多哪里就是市场。通常卖酒曲的会在商店或固定的门面周围叫卖。唯独富莲例外,一个劲往人多地方钻,而且特别爱往卖水果的摊车旁钻。同行议论,仔细观察后发现了秘密,见富莲在水果摊车旁站立,趁人不注意时手微一摆,摊位边沿的水果便顺势滚下来,手腕上的竹篮就势往车板底一推,恰好稳稳地接住滚落的水果,盖酒曲罐的毛巾轻轻一掀,整个篮子就被盖住了,一个机灵转身,迅速离开。要的次数多了,总有眼光的时候,以至于后来十都圩上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富莲照旧圩圩河渡渡。与富莲同组的一个远房后生张亮在河渡圩租了个摊位卖衣服,富莲的竹篮就挨着摊位放着,搭帮卖点其他农产品。一天收摊盘点时,张亮发现少了一件衣服,找遍了也没找到。两圩后的一天,富莲穿了件与他摊位上丢失的一模一样的衣服在逢圩。张亮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开骂:“嫂嫂,你这件衣服都是我摊位上的呢。”往后张亮再也不允许富莲占用他家的摊前空位摆卖。

按照当地风俗,村子里谁家红白喜事,本组村民都会随礼,属本家姓氏的都要去帮忙。华仔人高马大、干活有力气,就是智商平平,天生结巴,不知是上辈子烧了高香还是走狗屎运,既然娶得一个肤白貌美、身材高挑的邻村姑娘,性格亦温文尔雅,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主人家高兴,结婚宴格外隆重,请人放了三天电影,宰了两头肥猪,热闹了好几天。

天。富莲是本组又属同姓本家,办酒期间,富莲天天傍晚挑一担泔水回家喂猪。有一天走得急,泔水桶撞到过道临时搭起的杆柱上,一个侧翻,泔水泼洒了一地,一块三斤重的东坡肉从桶底滑了出来,惊呆了在厨房帮忙的村民。富莲见状,忙打圆场道:“哎呀呀,怎么这么大块肉掉泔水桶里了,真是浪费啊。”

双抢时节,晒谷子得争分夺秒。赶上天气不好,晒谷子就是一个大难题。村子里的晒谷坪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操场上,按人口分配面积。傅松家的坪小,怕谷子长霉便把谷子挑到大哥傅荣家的大坪上晒,两家中间隔着富莲与几户人家的坪,傅松老娘负责翻把谷子,天燥人乏便在屋角躺椅上睡着了。这迷迷糊糊听到翻把谷子的声音,睁眼一看富莲正蹲在一角把谷子搓成堆,旁边放着她常背的一个背篓,透过一层猪草可以依稀看到下面黄灿灿的谷子。见傅松老娘醒来,她赶紧眯眯地说:“大嫂,我帮你翻下谷子,这么大的太阳,你小心中暑。”

江凤住在富莲家西边,只隔着两条小巷子。江凤每年都养一批鸭子,等着冬至做腊鸭。一天,江凤把家里的鸭赶到富莲家门前的水田觅食,傍晚回来,五六斤重的母鸭少了一只。江凤着急沿路找去,经过富莲家的后院时,发现富莲正在柴垛边拔鸭毛,江凤轻手轻脚凑近一看,大声嘟囔:“表叔婆,你哪里来那么大的鸭?这只鸭子像我家的呢。”富莲一抬头,慌了,赶紧停下手中的活:“阿妹子快别吱声,别吱声,我明天捉回一只还你就是。”富莲倒也信守承诺,第二天一早真捉了只鸭子送到江凤家,重量虽差好远,乡里乡亲的江凤也没计较,提着鸭子放进厨房后院的鸭棚。回到厅屋,富莲已经走远。江凤的丈夫起床后,着个单衣满厅屋找外套,还自言自语道:“我昨天晚上挂在这里的毛衣呢?明明是挂在这里的。”江凤恍然大悟,气得直拍大腿,冲丈夫道:“雁过拔毛,别找,我也找不到。”

对于富莲而言,是谁种的似乎并不重要。大儿媳家种了几十棵板栗,棵棵藤壮叶茂,长势很好,心想等着落秋后卖个好价钱。某日,大儿媳回到家跟丈夫抱怨:“哪个招天杀的,把我家板栗挖了个精光,一棵不剩。”在这之前就有村民说看到富莲连续几天在圩上卖板栗,个个都有三四斤重。丈夫一听,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无奈地回了一句:“还有谁,肯定是她。”

老年的富莲,越显孤寂。其他子女不在身边,相依为命的二儿子阿德深受其牵连——本是性格开朗、身强体健、精气神十足的帅小子,硬是让富莲整得终日抬不起头,连说她的话时胆量都没了。但凡认识富莲或听说了她“事迹”的人,没一个愿意与她结亲家,远亲近邻也没人愿给她儿子介绍对象,久而久之这个帅小伙就变成了“绝缘体”。

好不容易,有一年阿德从外地带回一个女朋友,在家住了大半年,富莲不是说她炒菜油放重了,就是抱怨她起得晚,爱吃零食,好吃懒做,于是把她家里的钱管得死死的。半年后,阿德女朋友怀孕了,由于未登记,富莲连哄带骗地让她把孩子打掉了。堕胎第二天,富莲趁阿德不在家就让她下田拔秧。女孩的心凉了,借着赶集的名义一走了之,再也沒回来。阿德一气之下,从家里背了一千多斤谷子卖了作路费,南下广州打工,之后的十余年再未回过家,直至富莲寿终正寝,孩子们才团聚一堂。

十年过去了,如今,依旧勤劳朴实的村民早已以慈悲之心理解宽容;定居在广州的阿德每年中元节都从广州回老家祭祖、探亲,回到那个他曾经无比想要逃离的地方,也定然早已卸下沉重的枷锁,和解自渡,释怀感恩。

记事本

父亲与鱼

黄三平

父亲的一生与鱼很有缘分。年轻时打鱼,为了熬过饥荒年月;中年垂钓,是享受钓鱼的意趣;老年养鱼,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母喜迎长子即我大哥出生。那年头家里生活颇为困难,父亲在醴陵泗汾的建筑企业上班,当年五月被分配到一个农业大队支援“双抢”,这是农事活动中最为繁重紧迫的活儿,须顶着酷暑高温,在立秋前的半个月至一个月里完成全部收割、犁田和插秧工作。“双抢”结束后父亲又去参加抗旱,一去就是三个月。回到单位后被派去浏阳采购楠竹、杉树,又历时三个月之久。父亲老来回忆,说起那时工作十分劳碌,每月的口粮却逐月下降,由四十五斤逐月下降到四十斤、三十八斤、三十斤,到1961年一季度减至二十四斤/月。在这种情况下,吃饭成了家里的头等难题,往年积存的一点粮票,只能维持短期贴补。历数月不见增粮,母亲便把地与孩子户口迁移到攸县娘家,回到康佳塘农村。母亲看着日益见底的米缸,忧愁地问父亲:“没多少吃的了,怎么办?”

“我去打鱼吧。”父亲沉吟道。他思来想去,要让全家免于挨饿,只有这条路了。

于是父亲跟单位请了假,回家置办了钓竿、渔网和木盆等钓鱼工具,踏上了钓鱼之路。钓鱼是四处游荡漂泊的,哪里见鱼就去哪里钓,钓到了鱼就背到当地集市上出售,凑足了钱再去买些黑市粮油,然后送回家里。有时要去很远的地方钓鱼,好久才能回一次家,母亲每次看到父亲提了粮油回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自此父亲与祖父一起,做了整整三年的打鱼人,他们的足迹遍布湘中南和赣西一带。攸县、郴州、耒阳、衡阳、常宁、水口山、浏阳乃至江西西部,湘江大大小小的支流,到处留下了他们撒网收网的身影。父亲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感慨:“三年野外打鱼,夜宿河滩,天为罗帐,沙土为席,受尽酷暑严寒,蚊虫叮咬。”真是辛苦极了。

大姐出生后,外婆、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在家,常常等着父亲带粮食回来。父亲说,那时候粮油的价格奇高,他卖鱼的收入买不了多少粮食,仅够家人果腹。母亲后来回忆,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的人家并不鲜见,我家幸好有父亲打鱼换粮,老小几口没怎么挨饿。约两三年后农村恢复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生活渐渐好转起来。1963年父亲正式离开单位,落户到攸县母亲老家的生产队,从工人成为农民,此后的日子里,他白天参加农业生产,晚上仍然出去放钩钓鱼,以增补家用。

饥困时期度过后,父亲平时主要从事建筑工作,每遇闲时,还会与醴陵的祖父和叔叔们出去打打鱼。我小的时候,还会看到堂屋和门前的坪里挂着渔网。外婆和母亲会炒一些螃蟹给孩子们吃,我出去玩的时候,口袋里会揣几个炒熟的螃蟹做干果零食。

因年轻时打过鱼的缘故,后来父亲保留了钓鱼的爱好。居家闲闷时候,他喜欢带上钓竿、水桶和板凳去水边垂钓。村湾里有多口水塘,我家门前几丈开外便是一口大水塘,名为“康佳塘”,我们这个村湾,也借了这塘的名字叫做康佳塘。“康佳塘”是湾里最大的塘,几十亩的水面波光粼粼,塘边三面围着水田,一面是塘堤,堤岸边长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树,靠我坐的岸边,一棵高高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父亲坐在柿子树下,悠悠地甩出钓竿,稳稳地持竿不动,不一会儿就有鱼儿来咬钩。父亲看准时机,“候”一下收上钓竿,果然,一条鱼儿在竿头扑腾着,父亲喜滋滋地把鱼儿捉上来,放在桶里,继续垂钓。他钓鱼的时候,常有村人过来,常有兴致地看他钓鱼效果如何。有时运气好,父亲能钓十几条“刨花”小鱼,有时运气差点,便只能钓几条。无论多少,父亲都是乐呵呵的。此时钓鱼,不像从前那样是为了生计,而是乐享垂钓之趣。

除了钓鱼,父亲还会“定鱼”。所谓“定鱼”,就是把罾置于水中,吸引鱼儿到罾里来,过上几个小时收罾,看里面有没有鱼。有一年我回家,看到父亲自制了七八个罾,先用铁丝做成小圆笼,再把蓝色的丝网套在小圆笼上,然后缝制加固,顶上开个口子,就做成了罾。父亲把鱼食放到罾里,再把罾置于近岸的塘水里,过半天去收罾,往往能收获不少小鱼。父亲会把小鱼焙了,做成香喷喷的火焙鱼,自己留一些,送一些给亲友。

父亲七十岁的时候突发奇想,说:“今年我要承包一口塘来养鱼。”

我们都说:“不要包租,养塘天天要割草,太辛苦了,这个年纪在家歇着就好了。”

父亲说他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喜欢鱼,从前总是捕鱼钓鱼,却没养过鱼,觉得自己还很健康,养鱼完全没有问题。在村里的发包会上,他承包了湾里的“菱角塘”,“菱角塘”不是家门前的大水塘,而是对面坡里一口较小的塘。父亲交了塘租,满怀憧憬地开始养鱼了。

春天,父亲去买了几担鱼苗,亲自挑了回来,放到塘里。此后每天干劲十足地提着篮子去田间地头割草,上午割一篮,下午割一篮,搬到塘里。每次搬了草,鱼儿很快会游过来吃草,小嘴“叭叭”地享受它们的美味,一圈圈的波纹从草面荡漾开去。父亲每每站在岸上,观赏鱼儿们摇头摆尾地吃草,鱼儿吃得畅快,他看得惬意,全然忘了割草的辛劳。回到家里,我们问他鱼长得怎样,父亲常常笑呵呵地说:“鱼又长了,长得特别好!”

头几个月鱼的长势确实很好,从春到夏,鱼儿们从小苗长到了两三斤重,然而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塘里的氧气不足了。有一天酷暑高温,好多鱼翻白了。父亲赶紧往塘里撒了氧气粉,仍然挡不住危急的局势。鱼儿死了好多,损失惨重,父亲几个月的辛苦都付诸东流。他情绪低落,说:“第一次养塘,没有高温应对经验。”

不过父亲想得开,过几天心情就平复了,总之是过了一次养鱼的瘾,酸甜苦辣都是经历。鱼是可贵的水中珍物,父亲从年轻到年老,做过江中打鱼人,塘边钓鱼人,湾里养鱼人,与鱼算得上患难生死之交。

生活家

月是故乡明

王同举

闲暇时,我喜欢去附近的乡村走走,享受寂静的秋夜。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悄然隐没,月亮便悄无声息地攀上山脊,悠悠荡荡,没多久便悬在了高远的夜空中。

秋收后的田野一片空旷,玉米地空了,稻田也空了,只留下低矮的稻茬。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农人的脚印已被雨水冲刷得日渐模糊,草也日渐褪去青绿,草尖开始泛起一抹浅黄的。田头有几棵低矮的树,拉长了身影,在月光下倔强地坚守着。远处的山峦被夜色勾勒成一幅水墨画,山脊的柔和线条融入夜色,仅在与天际相接处,借着月色,隐约透露出几分起伏。

抬眼望向天空,星辰稀疏,皓月当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依旧如儿时所见,只是观月之人已非当年那个懵懂孩童。这月色似曾相识,它是流动着的,从老屋的青瓦上滑过,从明净的河水上掠过,从空旷的田野里淌过。儿时,我常在这月色下嬉戏,踩着树影追逐蟋蟀,而母亲则借着月光,静静地打着鞋垫。如今,人至中年,再赏这轮明月,总感觉这月色似乎朦胧了许多,还带着丝丝凉意,看得久了,凉意便从脚底漫上心间,眼眶也会湿润。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入秋后,露水渐重,院子里的桂花也开了,夜晚时分满院芬芳。桂花像是被涂上了一层银粉,拥簇在青翠的叶丛中,如镶嵌在夜空中的星星。晶莹的露珠在花瓣上凝聚,多了便摇摇欲坠,一阵轻风吹过便悄然滑落,有时能听到露珠落地时那细微而清脆的声响,有时则无声无息地被泥土温柔地接纳。

想起诗仙李白,他挚爱月光,几乎一生都在吟唱月亮,既有“峨眉秋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峨眉月,又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关山月。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际遇,眼中的月亮也不一样。“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望秋月,思故园起乡愁;“空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刘禹锡望秋月,内心满是散淡闲适;“明月楼高体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望秋月,心中相思不绝。千百年来,月光一直抚慰着大地,抚慰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尽管月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望月的心绪却从未改变。

我喜欢一首歌:《月亮照山川》,特别是女声版,节奏舒缓、意境优美、极尽缠绵,别有一番风味。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月色,让人浮想翩翩。我常常趴在阳台栏杆上,就着无边的月色,静静地聆听这首歌。“月光洒落屋檐,落在远方的山川。群山下的少年,绕着山路十八弯……”恍惚中,我看到自己正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行走,头顶是明晃晃的月亮,耳畔有稀疏的虫鸣,远处是零星的灯火,灯火旁定有母亲守候的身影。

秋夜静美无比,静默如夜色掩映下的老屋,而月亮则如同暂栖屋檐的鸟儿,秋夜的表情因此生动起来。

现代诗

守望稻田(外二首)

谭剑剑

推开窗,即见稻田一片,稻子们已经谦逊地低下头来
像草叶一样寂静
阳光伸出手,将整片田野涂满金色亮片
一个寡言的人,喜欢守望稻田
守望那些泥土和雨水,那些虫鸣、鸟声和飘洒不定的风
想起曾经的岁月,想起一棵秧苗怎么在泥水里怯懦地长大
空瘪的稻穗怎么变得浆汁饱满,灿若明眸

面对稻田
整个世界都停顿下来
所有时光都回到了泥土深处
此刻,深蓝的天空里,浮起一朵一朵皈依的白云

一个寡言的人,与稻子交谈甚欢
他们认出了彼此,捧出黄金相认

谛听

今夜,我是安静的人
窗外这片田野,宽广,自在
跟梦里情形一样
两只青蛙,从我的童年出发
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枕边
呱呱呱,整夜与我说话

今夜,我是幸福的人
我用盛夏如水的虫鸣,一遍一遍
洗去肉体凡胎的尘土与旧色
从天而降的小槌
把我内心的顽铁敲了一次,又一次
耳根生出羽翼,进入人迹罕至的秘境
有这么一个神奇瞬间
所有生命齐断了言语,屏住呼吸谛听
月色起舞的声音

隐入苍茫

喜欢在村里消磨一些时日
脚踩泥土,头顶云霞
用目光问候禾苗、菜蔬与山林
或立于庭院,让明月一把投入怀抱
那些至情至性之物
无论简单与繁复,素静与烂漫
言语无法抵达它的深处
夜浓时,万物归于缄默
惟有蛙虫在自语
露水启程了,打湿岩石
最坚硬的部分
白鹭在田野觅食,小憩
每当行人走近
立刻展开白色羽翼,像一缕仙气飘过
隐入辽阔的苍茫
那孤傲的样子
令人神往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gs@163.com